

◆ 企劃徵文

《杏林長春》

醫學急速發展前的開業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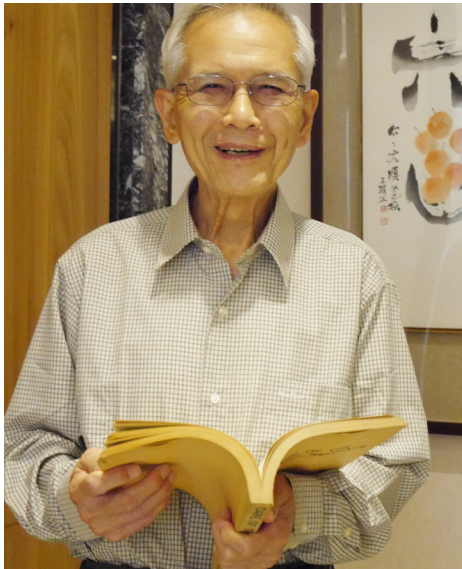
鄭紹堂內兒科

圖·文／林秀美

鄭紹堂醫師小檔案

| | |
|----|------------|
| 出生 | 1932.01.8 |
| 籍貫 | 嘉義縣朴子市 |
| 學歷 | 台大醫學系 |
| 專長 | 內兒科 |
| 家庭 | 已婚，育有二男二女。 |

製表／林秀美 資料來源／鄭紹堂



鄭紹堂醫師退休生活怡然自得。圖／林秀美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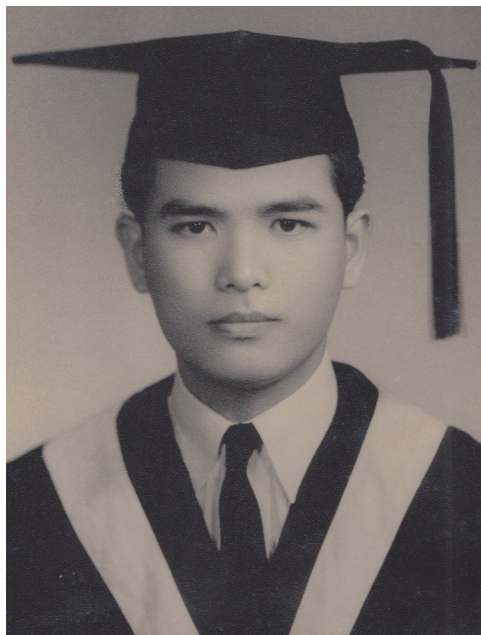
在高雄苓雅夜市附近，只要提及鄭紹堂醫師，幾乎無人不曉。儘管鄭醫師已83歲高齡，早在12年前放下聽筒，移居他處過著退休的生

活。但當年他所開設的診所，服務街坊鄰里40多年，至今仍留給當地居民無限的感念。

鄭紹堂醫師對於受訪，似乎顯得有點侷促不敢領受，一再謙稱他只是個小診所醫師，盡醫師救人的本分，沒有「豐功偉業」可談。當筆者告知曾是他的老鄰居、老病患時，才慢慢打開塵封的記憶，回顧其從醫的心路歷程。

嚴謹面對生命，是鄭紹堂醫師行醫半世紀以來一貫的態度。他出生於日據時期的嘉義朴子，在7名兄弟姊妹中排老四，上有2姊1兄，下有1弟2妹。朴子公學校(今朴子國小)畢業後，跟著兄長到台南市長榮中學就讀初中及高中，均以第一名優異成績畢業，還登上了台南最大的媒體《中華日報》，令父母很欣慰。

當時，尚未到過台北，而且舉目無親。考台大是鄭醫師第一次上京（台北市）的處女行。與高中的同學約好，住他親戚家（單身漢）。在異鄉受了不少照顧，是貴人也是



1953年台大醫學系畢業。圖／鄭紹堂提供



1953年在台大解剖教室工讀。圖／鄭紹堂提供

恩人，至今仍在感恩。

公務員家庭出身的鄭紹堂，為減輕家中的經濟重擔，考上台大醫學系時，努力用功讀書，獲得台大醫學系「書卷獎」，取得工讀生機會；工讀費雖然微薄，卻幫他不少歲月，他的台大醫科6年也就這麼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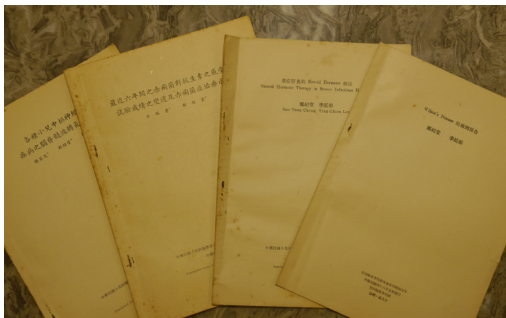
1957年與涂碧梅小姐結婚。圖／鄭紹堂提供

工半讀完成。在那留學潮的年代，鄭紹堂班上有半數同學畢業後赴美進修，但鄭紹堂選擇留在台大醫院小兒科接受3年半完整的住院醫師訓練。

之所以選擇小兒科，是因當時台灣小兒人口占約65%，小兒科前景看好，如今少子化，小兒人口剩下30%，時空變化之大，他始料未及。在台大醫院當R時，他認真學習，在期刊發表不少論文。他說，當時教授鼓勵寫論文或病例發表，是學習寫論文，增加閱讀刊物的機會，獲益良多。接受嚴謹的台大住院醫師訓練後，南下高雄市立醫院

(今大同醫院)服務，再轉任內科部門學習。

2年後有感充電的必要，鄭紹堂醫師赴美進修，並考取美國醫師執照(FLEX)，原本要在美國執業，展開新的人生。但事母至孝的他，熬不過母親的呼喚，最終放棄美國夢返台。



1959-1961年間鄭紹堂發表在小兒科醫學會期刊的論文抽印本。圖／林秀美攝影



1959年在台大醫院當小兒科住院醫師。圖／鄭紹堂提供

返台後，鄭紹堂在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上開業，那時他還不到35歲，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過這家診所，直到2003年熄燈退休。難得的是，當初鄭紹堂診所全年無休，只有春節放二天假，門診有時兼急診，能在同一地點行醫四十餘載，在醫界也算是一絕。

當時醫療環境尚未發展，X光是唯一影像檢查，且有侵害性。比起現今超音波掃描、電腦斷層、核子共振、中子攝影或多種各樣更精密核子檢查儀器能獲得很精準能判斷的影像(Image studies)以及各種內視直接檢視可參考的環境不同。

於是想要回到南部做一名單純的街醫，鄭醫師必須準備一些自己能做的簡單檢驗設備，如顯微鏡、離心分離器、試管、玻璃片、檢驗藥品及染色劑等，可檢查病人的血球、痰液及糞便等，驗出紅血球、白血球及其分類，偶而發現幾個白血病。在醫療還不發達的年代，這樣的配備對鄭醫師個人的工作頗有幫助。

早期寄生蟲病及肺結核病很普遍，鄭醫師可立即檢出蛔蟲卵、十二指腸卵及阿米巴原蟲特殊動態等，還以十二指腸管吞進病人體內抽取膽汁，驗出肝吸蟲卵；痰液(血液)可直接看出肺吸蟲卵。對於X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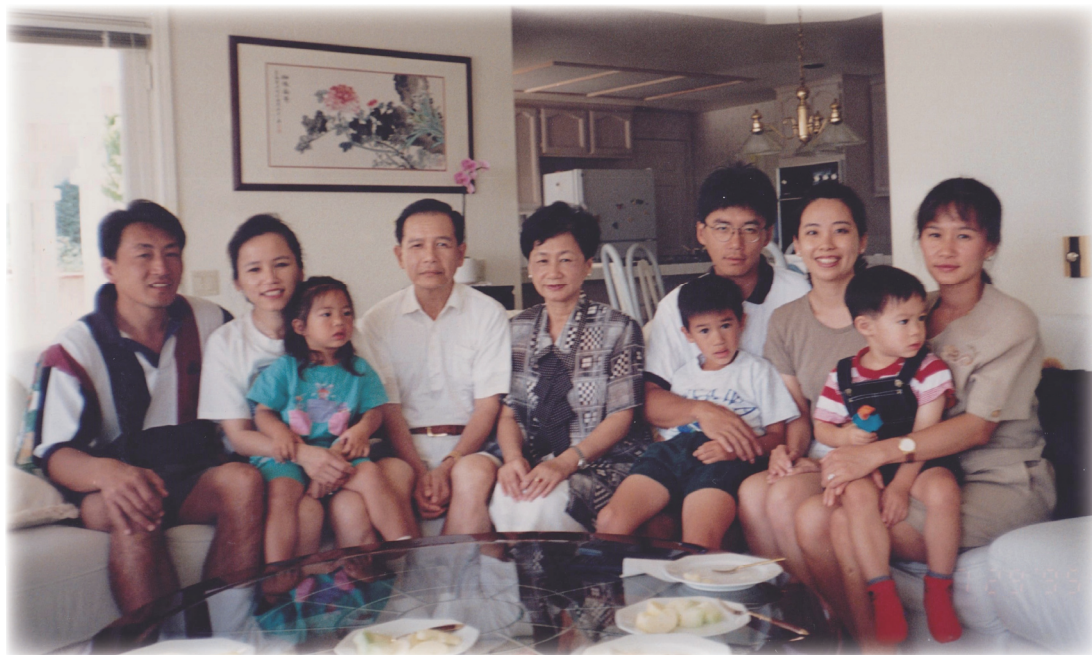
片呈現嚴重的TB，則轉診台南清風莊(今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雖然只是小診所，但鄭醫師認真看病，對於有腦膜炎症狀者，他都親自抽取CSF(腦脊髓液)樣本，曾發現十多例細菌性(化膿性)腦膜炎，經以Gram stain(革蘭染色法)確診再投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名出生月餘的女嬰，持續抽筋，心力交瘁的媽媽原本要放棄救治，但爸爸不同意，夫妻倆從家裡一路吵到診所。後經鄭醫師抽腦脊髓液驗出雙球菌腦膜炎感染，打了盤尼西林點滴就康復，夫妻倆才破涕為笑；那名女嬰長大後就讀高雄女中時，舉家搬回宜蘭故鄉，還特地到診所向鄭醫師辭行致謝。

鄭醫師後來也自備EKG，曾發現幾例心肌梗塞及傳導系統病變患者，其中兩個AV block轉送急診。有一天一名年約60歲的男子求診，表示感冒兩三天了，曾看過兩位醫師，還帶EKG一卷紀錄紙。鄭醫師一看是心肌梗塞，叫病患不必回家，直奔醫學中心。數週後，患者帶來一籃梨子緊抱著鄭醫師，像小孩般放聲大哭。

鄭醫師對腹部檢查特別仔細，常以手的觸感探測肝臟的軟硬，從邊緣尖鈍、表面粗平及推敲痛感，來推測不同的肝病變，在無影像檢查的時代，對病人有很大的幫助。

對於劇烈腹痛、便秘的孩童，



兒孫滿堂。圖／鄭紹堂提供

他做腹部聽診，只要聽到特殊的蠕動聲音(high pitch)是典型的金屬聲(Metallic sound)，經立位腹部X光有Air fluid level 影像，即刻送開刀。尚未照X光前，若已知有血便或粘液便，加上嘔吐，也可懷疑是腸閉鎖，轉診大醫院手術。有一次年年底收到某醫學中心小兒外科的忘年會邀請函，上面記載鄭醫師送了幾個Ileus病童，令鄭醫師至今難忘。

鄭醫師不只醫術精湛，亦視病如親，曾有名3歲孩童被送到診所時已陷入休克狀態，他立即為病童做CPR，並親自用嘴吸出其鼻腔的分泌物，以保持呼吸道暢通，終救活了這條小生命。

稱鄭醫師是病童心中的活菩薩，一點都不為過。有一名住在澎湖的6歲男童，因肺積水從菊島看到港都治不好，經鄭醫師搶救後康復。愛子心切的家長，後來把家搬到診所旁，只為了與鄭醫師當鄰居，以求得安心。如今這名男童已是半百年歲，經商有成，與鄭醫師成為忘年之交。

鄭醫師對病人求診從不拒絕，曾經鹽埕區一家知名餐廳主廚，半夜抱著命在旦夕的女兒來敲門，敲到診所門窗玻璃破裂，手掌血流如注。原來出生才3天的女嬰疑因新生兒血液凝固缺乏症，打針時血流

不止，主廚跑了三家診所都沒有有一家敢收治。鄭醫師聽到急促的敲打聲，睡眼惺忪起身進行搶救，還把與女嬰同是O型血的老婆叫醒輸血給予，那一夜終於保住了這條小命。從此鄭紹堂夫婦成為這家餐廳的貴賓。

鄭醫師雖是小兒科出身，但他的病人卻不限於小朋友，很多大人都是他的忠實粉絲。有一名罹患慢性病的婦人，鄭醫師懷疑是罹患尿毒症，建議她趕緊到大醫院治療，第二天婦人的先生怒氣沖沖到診所興師問罪，直說太太先前的醫師都說不嚴重，為何鄭醫師下此重話，害他那天晚上被太太吵得睡不安寧，離去前還掀診療桌消氣未成。不到半個月，那位先生再次登門，但這回是來道歉，原來太太病重過世了。因為鄭醫師當天聞到了Uremic odor也有強尿蛋白。

鄭醫師診治疾病膽大心細，早先在市立醫院服務時，只要有新藥上市，他總是率先使用，再把治療經驗分享給同業，從不吝於「留一手」。對於因嚴重藥物反應引起休克(Anaphylactic shock)的病患，鄭醫師至少遇到十人以上。很慶幸的，沒有一個失手。其中一名日籍婦人Cardiac arrest，於是緊急施打Intracardiac Adrenaline injection,

立刻恢復心跳。也有全家五口吃自採的野菇中毒來求救，因無常備 charcoal 口服，打Parasympatholytic agent 輸液觀察，當5人康復回家，病愈後再檢查也無肝、腎功能異常。

鄭醫師花大半時間在病人身上，當自己子女生病時，把所有病人都看完後最後一個病人才看自己

的親人。這種一切以病人為優先的態度，脫下白袍後，鄭醫師還是常接到老病患請託尋問，參考。

退休後的鄭醫師，生活依然多采多姿，和老伴四處旅行、蒔花賞景，偶而打打小白球。鄭醫師說，醫學日新月異，呷百二快實現了，人類壽命百四可期待，祝福大家都擁有的健康、平安、快樂的人生。



全家福。圖／鄭紹堂提供



鄭紹堂(右)、涂碧梅賢伉儷。圖／林秀美攝影